

知识分子
译丛

主编 周宪 许钧

知识分子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的

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美] 艾尔文·古德纳 著

顾晓辉 蔡 嵘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知识分子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的

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美] 艾尔文·古德纳 著

顾晓辉 蔡 嵘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99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 (美) 古德纳著;
顾晓辉, 蔡嵘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1
(知识分子译丛)

书名原文: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ISBN 7-214-03104-3

I. 知... II. ①古...②顾...③蔡... III. ①知识分子 -
研究②阶级分析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776 号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Copyright © 1979 by Alvin Gouldn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1-077 号

书 名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著 者 [美] 艾尔文·古德纳
译 者 顾晓辉 蔡 嵘
责任编辑 刘沁秋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页 2
字 数 13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104-3/D · 491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图景日趋明晰。“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

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专业社会中职业分工越加细密,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中,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

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 宪 许 钧

2001 年 6 月于古城南京

鸣 谢

1977年夏,我在华盛顿大学主持了一场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国家人文学科赞助基金资助的。会上,我讨论了本书中叙述的有关新阶级的所有论题(略有修改)。我对下述与会并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的学者们表示感谢:安德鲁·阿拉托、罗德·坎普、理查德·科尔瓦德、科内利斯·迪斯科、杰弗里·福克斯、苏伦·古普塔、约瑟夫·希利、威尔·凯姆、哈利勒·纳赫利赫、约翰·诺伊迈尔、罗杰·纽科姆、爱德华·普赖斯。1977年秋天,在欧洲讲学期间,得以与萨格勒布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维也纳高等教育学院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同行们对相关论题进行了讨论,我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罗伯特·麦考利、朱迪·格林、珍妮特·沃克·古德纳对本书的帮助。本书中遗留的错漏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



主编 周宪 许钧

艾尔文·古德纳指出：在旧的劳资关系不再起主宰作用的后工业社会里，其主要特征是文化资本已经取代了旧有的物质资本。此时，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成为历史的代言人，展开了与原本控制着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夺取统治权，实行以知识、理性和专业技术为基础的统治。这个新阶级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有缺陷的普通阶级”，它目前仍处于服务阶层，其统治地位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可能得到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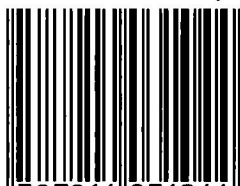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

的

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装帧设计 吴赵铎

ISBN 7-214-03104-3



9 787214 031044 >

ISBN 7-214-03104-3

D·491 定价：11.00元

目 录

鸣谢	1
引言	1
论题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足	11
论题二 农民与先锋队	12
论题三 有形的与无形的新阶级	14
论题四 竞争的舞台	19
论题五 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	22
论题六 作为一个言语共同体的新阶级	34
论题七 教育与新阶级的再生产	54
论题八 技术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	59
论题九 旧式专业官僚与新式职员知识分子	61
论题十 革命的知识分子	66
论题十一 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异化	71
论题十二 异化再生产中的家庭	89
论题十三 马克思主义的两难与先锋队组织	92

论题十四 有缺陷的普遍阶级	101
论题十五 政治语境	104
论题十六 对一个垂死阶级的慰藉	109
跋	113
参考文献	114
注释	125
索引	144

引言

1

20 世纪,在所有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国家中,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这两者并不相同)组成的新阶级,开始了与原先控制着社会经济领域的集团的竞争,这些集团由商人或政党领袖组成。无论是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由苏联及其卫星国构成的第二世界,还是由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一世界,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重要的阶段来确定西欧新阶级的早期历史演变,以及它作为一个在结构上分化的、相对自治的社会阶层在公共领域中的出现时间。以下仅列出对新阶级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几个阶段的大致情况:

1. 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再接受教会组织的规训,不再生活于其中、受制于它的严密监督,因而也就脱离了社会的日常生活。¹

世俗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权威要求 (authority-claims) 非神圣化了,并有利于对传统权威给社会现实所作的种种规定提出挑战,而这种传统权威与教会是密切关联的。世俗化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基础结构,在这个结构上衍生出理性的现代原则或批判的话语文化,其特征是强调自身的根据性 (self-groundedness),也就是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所说的“数学式筹划”(mathematical project)。²

2. 新阶级出现的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多种本国语的兴起,以及拉丁语作为知识分子语言的相对衰落,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拉丁语与其说是一种技术语言,不如说已经成为一种仪式。这个发展进一步消解了日常生活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3. 在旧的封建政体制度中,那些旧的具有领导地位的精英,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新阶级的个体成员之间个人赞助关系的破裂。

4. 一个相应的为新阶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匿名市场的形成,使得他们可以远离赞助者的严密监督和个人控制,得以独立生存。与世俗化一道,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如今都较少地受到他人的严密监督。在拥有“私人”生活的同时,他们也许会更加乐意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发挥主动性。

5. 正在出现的新阶级的特点及其发展,也倚重于欧洲政治的多国结构。欧洲不是一个拥有中央集权,可以在其领土范围内实施唯一套模式的统一帝国,而是由有着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各自独立所组成的系统。这意味着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教士们在无法从国内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离开祖国,寄居国外,能够且确实可以保护他们的革新见解。甚至那些被强制流放的知识分子也能够通过其迁移进入一个欧洲范围内的交流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广泛的旅行使许多知识分子具有了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化的共性,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独立于地方精英的自治性。

6. 新阶级形成的第六个阶段表现为家长制的大家族体系的消亡,以及取而代之的核心小家庭的出现。随着中产阶级妇

女逐步受到教育,得到解放,她们会越来越多地挑战父权制,并站在其子女一边,共同进行反抗。由于父权制的衰落和母亲影响的增强,子女们对于自治的要求如今更受到压制;他们对于父权制的敌意和反叛也会更加公开化。相应地,父权制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被强加、重塑到子女身上。 3

7. 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许多地方,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在公共的、非教会控制的、多阶级(相对来说)的教育上,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改革和拓展。这场改革和拓展不仅发生在高等专科学校、理工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教育中,也发生在较低层次的教育中。一方面,公立学校的高等教育成为造就大批新阶级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小学和中学教师人数的扩充也极大地增加了新阶级获得工作的可能性。

作为教师,知识分子后来逐渐被定义为(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³,而不是拥护其学生及家长的阶级利益的人。作为教师,他们并不具有在子女身上重塑其父辈的价值观的义务。公立学校的教师取代了私人家庭教师。

8. 结构上有所差别的新式教育体系日益从家庭体系中脱离出来,并成为学生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这种价值观与他们家庭的价值观存在着分歧。原先通过家庭实现的青年人的社会化,如今则由一群半自治的教师群体从中促成。

9. 日益发展的公共教育不但限制了家庭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增强了国家对教育的作用。因而,公共教育体系对其学生而言成为一种重要的世界化的影响,并随之相应地远离了地方主义的利益与价值观。

10. 另外,新的学校体系为学生们彻底进行语言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这一转向使随意的言说方式转变成反思的言说方式。或者,(用巴赛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话

说)从“有限的”语言学法则转向“详尽阐释的”语言学法则⁴,转向一种话语的文化。在此种文化中,可以不根据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来断定其声明与主张的合理性。这一情况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它使所有以权威为依据的主张潜在地成为问题。

11. 这种新的话语文化常常与基于日常生活的假设有所差别。它往往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即便它们与上层阶级相联系。这些由学校灌输的言语方式(相对地)也是情景无涉(situation-free)的语言变体。一般说来,这种情景无涉性通过“传播革命”,尤其是通过印刷技术的发展进而得到提高。随着印刷材料的普及,知识分子可获得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如今日益可以
4 从远方的人,从地理、文化和历史上遥远的群体,甚至从死者那里获得。并且,他们也许因此与自身所处的当地环境产生巨大的分歧。他们也许会把地方精英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与其他地区和时代所作的解释进行招人不满的对比。

12. 随着公立学校的普及,读写能力也普及了;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其排他性与市场特权地位。而且,他们如今意味着一种地位上的不协调:即他们自视拥有的“高雅”文化层次,与他们获得的较低的尊重、名誉、收入和社会权利之间的不协调。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一个技术专家统治的工业社会里,变得比技术知识分子更加处于边缘地位,更加受到冷落。新阶级的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13. 最后,现代知识分子出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插曲是不断变化的革命组织形式。革命自身成了一种用“工具理性”去奉行的技术。革命组织从一个仪式的、受誓约约束的秘密社团演变为现代的“先锋队”政党。当《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主义者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时候⁵,革命组织正如它所暗示的那样,按计划进入了公众生活。《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这一组织诞生于“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则是“流亡者同盟”。后者是由在巴黎的德国移民组成的团体,有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对上、下级成员进行严格的区分,在加盟仪式上其成员要被蒙住双眼,使用暗号和口令,并通过誓约约束其成员。⁶然而,先锋队组织却把加盟非仪式化,同时,它既需要“秘密社团”的要素,也需要公开的政党的要素。在先锋队组织中,公开性指的是教义的公开可用性,而不是指组织或其成员资格被公开审察的可能性。在这里,成为“公开的”就是需要这个组织摒弃仅被其中某个精英所理解的“秘密的教义”——正如巴枯宁(Bakunin)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精英专政学说一样。⁷现代先锋队组织最初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的解释。本书则明确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己培养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而必须从知识分子发展的科学理论中来把握这种意识。⁸先锋队政党不仅表现出新阶级克服其政治局限性的努力,还表达了它进行现代化与成为精英的雄心。列宁对发展“职业的”革命者作为先锋队的核心的呼吁是一种修辞术,它带有一种对职业式生涯的心照不宣的承诺。这种生活吸引着新阶级的年轻成员去使革命“正常化”。

我将要回到并详尽阐述上面列出的某些决定性的事件。最重要的是,我试图构建出一个可以使新阶级有适当位置的参照系,给出理解新阶级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所必须做的研究工作——理论和经验——的一些标识。我并不认为新阶级似乎仅仅由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两者组成,以下的努力是朝着确认新阶级包括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论去做的。我的兴趣并非仅仅狭隘地局限于美国,它兼顾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集权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阶级,而不去争论或暗示任何更普遍的“一致性”的论题。我要提出的新阶级的一般理论所

需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其一，一种关于它所特有的语言行为与话语文化的理论；其二，关于资本的一般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human capital）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moneyed capital）将作为特殊的实例。

接下来的分析是基于一种“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学（这只能称为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种“左派的”然而并非是“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学。它之所以是左派黑格尔主义，在于它认为知识与知识体系在决定社会结果方面很重要。然而，它并不把这两者视为无形的永恒要素，而是将其视为特定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它一方面乐于相信知识是我们在人类社会重构方面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希望之一；另一方面，它也把我们的知识体系看成是体现局限性甚至是病征的历史形成的力量。

如同任何社会对象一样，新阶级可以依照它所拥有的价值和优点以及它所掌握的权力来定义。⁹ 依据大多数的文化规则，
6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善强恶弱的世界。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并使它常态化的诱惑力是难于抵抗的。而且，人们在新阶级的概念中看到它正在发挥着作用。因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视新阶级为愤世嫉俗的堕落，是他人虚弱、顺从的工具。相反，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把技术知识分子看作是富有生产性的、和善的，并且已经处于支配地位。这些判断承受了正常化倾向的压力（尽管方向不同），并且理应受到怀疑。

与这种正常化倾向相反，一种左派黑格尔主义社会学把失调（dissonance）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它不去假定善强恶弱。它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比如新阶级——且未来可能属于他们的人，并不总是更好的。况且，他们其实在道德上可能是模糊不清的。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几个可以区分的新阶级的概念:

1. 作为良性的技术官僚的新阶级:在这里,新阶级被看作一个新的历史精英,它已经以良性的方式对社会的制度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占据着牢固的地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与值得相信的,如加尔布雷思¹⁰、贝尔(Bell)¹¹、伯尔(Berle)和米恩斯(Means)¹²。

(批注:这隐藏了新阶级利己地追求自身特殊既得利益的方式。更有甚者,现今新阶级的权力几乎并未牢固地树立起来。这种观点也忽视了新阶级在理性上的局限性。)

2. 作为统治阶级的新阶级:在这里,新阶级被视为历史精英们长期持续的循环中的另一个阶段,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世界带来的新东西很少,并且继续像旧阶级那样剥削社会其他阶层。但现在的剥削使用的是教育而不是金钱。如巴枯宁¹³、马沙斯基(Machajski)¹⁴。

(批注:新阶级的特点比这种观点所认为的更具有历史的独特性,更不连续;它在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时,并不被与旧阶级相同的局限性束缚,它至少在短时期内对集体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3. 作为旧阶级同盟的新阶级:在这里,新阶级被视为具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员的优秀集团。他们把(有产的)旧阶级从一个赚钱集团提升到一个面向集体的精英。并且,他们与旧阶级融为一体,将会锻造出一个新的、有教养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精英。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¹⁵。

(批注:新旧两个集团都不是特别地受道德力量的约束:旧阶级被迫保护自身的利益,新阶级则利用其所受的教育。倘若涉及到当前,这一观点遗漏了如下事实:如果需要的话,双方都准备去剥削另一方。并且,它对作用于每一个集团的理性与道